



广陵剑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

广陵剑

上

陵

劍

下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广陵剑（下）

（香港）

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广陵剑 下 / 梁羽生著. —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37)

ISBN 7-80521-640-1

I . 广… II . 梁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②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 . I 247.58

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
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, 邮编: 510600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38.125印张911千字

2001年7月第2版 第1次印刷

定价: 58.00元(上、中、下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)

第三十三回 比翼离群伤客意 十招克敌报亲仇

卢沟桥长达四十七丈，全部用云石建成，桥面很宽，足供五马并驰。桥的两边是一色石雕栏杆，每边各有经过雕刻的石桩一百四十根，每根石柱上都有一只蹲伏的石狮，姿势无一相同。每个石狮子身旁和身上又刻着一些石狮子，数目并不一样，雕工都很精巧。北京人有句俗话叫做“卢沟桥上的石狮子”，意思就是“数也数不清”。

惊涛拍岸，葛南威的心情也是澎湃如潮。今晚他要和杀父的仇人决一死战，“令狐雍会不会来呢？”月亮已是渐渐移近天中了，周围还是静悄悄的杳无人影。

月色溶溶，情怀惘惘。葛南威不觉又想起了杜素素来了。“如此良夜，不知她在天哪一方？此时是否也在想着我呢？”

他只盼早早了结此事，便好离开北京，到江南去找杜素素。月亮已到了天心了，令狐雍还没见来。

“即将决斗的一刻，我岂能如此焦躁不安？”葛南威蓦然一省，拿起玉箫来吹，让箫声把他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。

一曲未终，桥头对岸已是出现两条人影。葛南威凝神望去，认得其中一个果然是令狐雍。

令狐雍一起来的这个人，是个面圆圆的如富家翁的中年汉子。虽然是个胖子跑得却也并不慢。居然能够紧跟着令狐雍，亦步亦趋。

那晚在龙文光家里，葛南威虽然见过令狐雍，但那是在混战之中的，令狐雍可没留意他。亦即是说，葛南威认识他，他

可不认识葛南威。

不过他听见了葛南威的箫声，却是禁不住心头怦然而动了。

他回过头来问那个人道：“咱们交易的就是这个在桥上吹箫的少年吗？到了这里，你可以告诉我他是谁了吧？”

那胖子道：“令狐大人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委实不知道这人的是谁。我只知道他有一种稀世之珍要和咱们交易。”

令狐雍道：“那是一件什么宝贝？”

那胖子讷讷说道：“是什么样的宝贝，我也不知。不过我相信我那位朋友大概不会骗我。但大人若是放心不下，这宗交易咱们也可以——”

他话未说完，令狐雍已是哈哈笑了起来，“你不知道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不错，他手上拿的是件稀世之珍。你的朋友没有骗你，你也没有骗我！”

那胖子方始放下心上一块石头，“令狐大人，我正指望你老人家提携我呢，怎敢骗你？”口里这么说，心里可还是患得患失，惴惴不安。

原来这宗交易，他虽然被安排担当“中间人”的角色，但整件事情，他却还是迷雾之中。

这宗“交易”是池梁安排的，不过池梁并没出面。这个面圆圆如富家翁的胖子名叫郭师道，他也是个确是北京城中一个有名的富户，开有大钱庄和十几间当铺。

不过虽是富户，却是江湖上的独行大盗出身。他本来的名字，也不是叫做“师道”，这个名字，是他摇身一变，变成“乐善好施”的富翁之后，请一个熟读孙孟之书的酸臭腐儒给他改的。

池梁请丐帮在北京的分舵舵主赵赶驴出面，一天晚上，夜访这位强盗出身的“郭善人”，胁之以威，诱之以利，要他设

法说服令狐雍，完成这件“交易”。

郭师道料想约无好约，会无好会，但他自忖惹丐帮不起。莫说丐帮可能取他性命，即使丐帮只是揭穿他的底细，他在北京就不能立足。无可奈何，他只好答应作个“中间人”了。

令狐雍也有自己的打算。龙文光风声不稳，他已有所闻。目前他正要找一个新的靠山。他心目中的新靠山，一个是大内总管符坚城，一个是瓦刺的右贤王，如今正以瓦刺密使的身份住在龙家，即将回国。

是以他自己也想进行一宗“交易”，看看是哪个“新靠山”对他更为有利，他就投靠那个。

假如真的能够得到一件稀世奇珍，他自己不要，也可以作为献给新靠山的大礼。

另一方面，也正因为他知道郭师道的底细，他对这个强盗出身，但如今已是拥有家财千万的“善人”，是比较相信得过的，因此他就决意冒这个险了。

此际，他听见了葛南威的箫声，当真令他喜出望外。他已经知道这件稀世之珍是什么了，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，是早在二十年前，他就曾经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武林异宝！

令狐雍飞步跑上卢沟桥，急不及待的便问葛南威道：“阁下就是想要出售宝物的物主吗？”

葛南威把暖玉箫一扬，说道：“不错！”

令狐雍心花怒放，立即再问：“你的宝物就是这枝玉箫？”葛南威依然淡淡说道：“不错！”

令狐雍道：“你买就买，不买就罢。问这么多干吗？”

“好，那你说吧，你要多少银子？”

“我不要银子！”

“那你想要交换什么？”

“你真有诚意和我交易?”

“当然。你划出道儿来吧!”

“好，那我就老实告诉你吧，我不要别的，只是想要你的脑袋!”

此言一出，郭师道给吓得跳了起来。令狐雍却只是怔了怔，随即哈哈大笑。

“你凭什么要我的脑袋?”令狐雍侧目斜睨，一副不把葛南威放在眼内的神气。

“就凭这枝玉箫!”葛南威冷冷说道。

“你以为我肯把脑袋割下来送给你?”

“这是公平交易，你不肯割下脑袋，难道你以为我就肯把暖玉箫双手奉送给你不成?”

令狐雍好奇心起，哈哈笑道：“这倒是一个别开生面的交易，不过，拿脑袋来换玉箫，纵然你的玉箫是无价之宝，恐怕也不能算是公平吧?”

郭师道帮腔道：“不错，这似乎是有点过分了。”

葛南威冷笑道：“过分？我还未曾和他算利息呢!”

令狐雍双眼一瞪，喝道：“你是谁?”

葛南威道：“你不认识我，我可认识你!”

令狐雍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是冲着我令狐雍来的了?”眼光从葛南威身上转向郭师道身上，郭师道吓得直打哆嗦，忙道：“令狐大人，这可不关我的事，我只是做个中间人而已。我也不知你们之间的过节。”

令狐雍蓦地想了起来，喝道：“你是号称‘八仙’之一的葛南威吧?”要知葛南威以擅于吹箫闻名江湖，令狐雍虽然不认识他，却是曾经听人说过的。

葛南威道：“不错。大丈夫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葛南威就是我，我就是葛南威!”

令狐雍心里想道：“八仙之首的林逸士那晚不过勉强可以跟我打成平手，葛南威这小子我怕他何来？”当下笑道：“你们‘八仙’要跟我作对，那也并不稀奇，不过，我却是很想知道，为何你要单独找我？”

葛南威道：“二十年前，你曾在瓜州杀过一个人，你还记得么？”

令狐雍恍然大悟，喝道：“瓜州的葛名扬是你爹爹？”

葛南威双目蕴泪，沉声说道：“不错，如今你明白了吧？”

令狐雍一声狞笑，“我明白了，原来你是要替父报仇。好吧，那我告诉你，难得你送上门来，这枝玉箫我要，你的脑袋我也要！”就在此时，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冷笑道：“天下哪有这样蛮不讲理的交易！”

一个石狮子后面突然跳出一个人来，正是池梁。

令狐雍心头一凛：“这老儿可是不易对付！”当下哈哈大笑。

池梁喝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令狐雍道：“池老先生，你也总算是个成名人物，怎的如此不讲江湖规矩。”

池梁道：“我怎样不讲规矩？”

令狐雍道：“我和他结下的梁子，按规矩只能由他和我了结。不过，你若一定要不讲规矩，恃强帮他，我也不会害怕你们，嘿嘿，你们就并肩子上吧！”

池梁哼了一声道：“葛南威用不着我替他报仇，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！”

“那你何必跑来多管闲事？”

“我是来主持公道的，我管的只是这宗交易。”

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交易必须公平！你要他的玉箫，又要他的脑袋，这就是蛮不讲理了！”

令狐雍冷笑道：“玉箫换脑袋，那就算是公平吗？”

“我还没说完吧，你听我说完了再加议论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那么请说。依你之见，怎样才算公平？”

“你自忖几招之内可以夺得他的玉箫？”

令狐雍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十招！”要知“八仙”并非无名之辈，他虽然不认识葛南威，但对“八仙”武功的深浅，却是早已打听清楚的，他和“八仙”中武功最强的林逸士与乐隐夫也曾经交过手。葛南威不过二十来岁，在“八仙”中名列第七，讲辈份属于后辈，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，他自是不能“平手过招”。

此时他也想了起来，在夜袭楚家那晚混战中葛南威是曾经和他打过一下的，当时他只是一掌就把他打翻了。如今他以十招为限，自信已是足够有余。

池梁说道：“好，就依你说，以十招为限。十招之内，你把他的玉箫抢过来，玉箫就是你的，否则你就要自己割下脑袋。”

令狐雍道：“好，我就照你划出的道儿。不过，要是我这赌赛胜了，你可不能再来插手。”

池梁说道：“郭师道，我和你作证人。证人只是主持公道，决不偏袒一方的。你放心了吧？”

令狐雍道：“拳头不长眼睛，要是十招之内我把他打死了呢”

池梁说道：“玉箫当然还是归你所有。”

令狐雍狞笑道：“好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就这样办！你是证人，开始数吧，第一招来了！”狞笑声中，一招“游龙探爪”，五指如钩，例向葛南威肩头的琵琶骨抓下。

这是令狐雍苦练成功的大擒拿手绝招之一，出手奇快，又狠又准。江湖上已不知有多少成名高手毁在他这一招之下。不料却是一抓抓空，葛南威轻轻一闪就闪开了。

原来池梁在和令狐雍两度交手之后，早已对他的手法了然于胸，他除了教给葛南威三招败中求胜的绝招之外，还教他一套轻灵飘忽的步法，这套步法是正好可以用来闪避令狐雍的杀手的。

葛南威喝道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，看箫！”左右开弓，一招两式，左点“玉关”，右点“阳白”，这两处是胸部的要害穴道。

不过，他这一招虽然是“惊神笔法”中的精妙招数，却不是池梁教他的那三招绝招。

令狐雍令笑道：“惊神笔法，虽然不错，要想用来胜我，那还差得太远！”笑声未已，“铮铮”两声，他已是把葛南威的玉箫弹开，震得葛南威的虎口都有点感到隐隐作痛。池梁与郭师道不约而同的数道：“第二招。”

接着令狐雍的一招擒拿手，又给葛南威闪开了。

令狐雍恶念陡生，“这小子不知哪里学来的一套古怪步法，好，我用大摔碑手对付他，叫他不死也受重伤！”掌挟劲风，一下子就是连环两招，痛下杀手！

他的“大摔碑手”是武林一绝，端的有开碑裂石之能，掌风过处。葛南威的外衣破裂，碎布飞扬，好像空中飞舞的片片蝴蝶。这是功力的较量，力强者胜，力弱者败，其间绝难取巧。

是以葛南威虽然仗着轻灵的步法避开，吃亏仍是不小。

不过他仅是衣裳破裂，未受重伤，却也颇出令狐雍意料之外。

“好小子，看你还能接我几招？”令狐雍得理不饶人，趁着葛南威脚步未曾站稳，倏地又是一掌。

这一掌看似打向下盘，葛南威纵身跳起，哪知一股掌力已是忽地击到他的胸膛。

原来令狐雍用的这种“移近打远”的功夫，乃是他的大摔碑手的独门手法。这种功夫，练得最高境界，掌劈搁在石上的豆

腐，可以石碎而豆腐不烂。如今他掌劈葛南威下盘，掌力却是打击他的上盘，不过是第二等功夫而已。葛南威亦已禁受不起。

葛南威这一跃起，胸部正好凑上他的掌力，登时一个倒栽葱跌了焉。

池梁事先也没估计到他会这种古怪的打法，这刹那间，不觉惊得呆了。令狐雍连出三招，他都忘了记数。

郭师道见葛南威跌了下来，又惊又喜，连忙一定心神，叫道：“第六招！”

葛南威眼看就要摔个头破血流，就在身形将要着地之际，玉箫先行伸出，往地上一弹，借着这点反弹之力，一个鹞子翻身，这才脚踏实地。

虽然未至摔倒，但脚步踉跄，显已不支，只见他玉箫一指，嘶哑着声音喝道：“令狐老贼，我与你拼了！”忽地“哇”的一口鲜血，喷了出来！

令狐雍哈哈大笑：“好小子，你死到临头，还要逞强。识相的把玉箫双手奉上吧！”大踏步上前，伸手又向葛南威抓下。

葛南威好像醉汉似的，脚步歪斜，竟然好像怕了他的恐吓，双手捧着玉箫，沉声说道：“好，暖玉箫给你！”

这一下倒是轮到令狐雍感觉意外了，他心念一转：“这小子料已受了内伤，不死也济不了事了。我杀了他，那池老头儿只怕未必就肯干休，也罢，拿了这枝玉箫算了。”于是伸手就接玉箫。

哪知就在这闪电之间，葛南威的玉箫已是陡然一转，令狐雍竟抓它不住！

葛南威朗声吟道：“林暗草惊风，将军夜引弓！”口中吟诗，出手快如闪电。令狐雍但见眼前碧森森的一片箫影，四方八面，都好像有着葛南威持着玉箫向他攻来。

令狐雍喝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敢使诈！”一招“横扫六合”，

双掌齐推出去。

掌风箫影之中，葛南威一个“细胸巧翻云”斜窜出三丈开外。令狐雍闷哼一声，面色铁青。

池梁这才放下心上一块石头，连忙大喜叫道：“第七招，第八招！”

原来这时葛南威才开始使用他所传授的绝招。

何以他直到此时，方始施展绝招？这是因为有了杀手绝招，也还需要适当的时机，方能配合得恰到好处的缘故，否则只怕就要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了。

要知道三招绝招，虽然是池梁撷取“惊神笔法”的精华，针对令狐雍的弱点琢磨出来的，但葛南威的武功毕竟和令狐雍相差太远，假如葛南威一上来就施展绝招，只凭这三招绝招，取胜的希望实是微乎其微。故此葛南威交手之初，深藏不露，只凭本来武学与池梁所教的一套步法与敌周旋，先示之以弱，骄敌之心，然后到了适当的时机，方始猝然一击。

三招绝招，只用了两招，已是点着了令狐雍的“肩井穴”，这还是令狐雍闪身得快，否则琵琶骨都险些被他的玉箫戳穿。

可惜双方功力悬殊，葛南威虽然是用重手法点着了他的穴道，但还是给令狐雍在片刻之间，便即运气冲开。不过他还击葛南威那招“横扫六合”，却也不能不因此而威力大减，葛南威两招得手，迅即窜开，凝神待敌。

令狐雍大怒喝道：“好小子，你敢使诈，我不杀你，誓不为人！”

葛南威冷笑道：“我把玉箫给你，谁叫你没有本领接下？你不服气，尽管再来，反正十招未滿，还有两招，看看你能奈得我何？哼，哼，要是你杀不了我，对不住，我可就要你割下脑袋了！”

令狐雍心中一凛，想道：“不错，只剩下两招，我可是不

能急躁了。”当下连忙收敛怒火，默运玄功，斗鸡似的盯着葛南威，引势待发。

葛南威比他更显得气定神闲，竟然拿起玉箫吹了起来。

令狐雍蓦地喝道：“只这一招，便可杀你，何须两招！”声到人到，双臂箕张，饿鹰扑兔般的向葛南威便扑过去，手脚起处，全带劲风。

池梁叫道：“第九招！”声音竟是微微颤抖了。原来这一招乃是令狐雍全力施为的一招，鹰爪功与大摔碑手的功夫合而为一。池梁虽然知道到了此时，葛南威已是较前有利，但看见令狐雍的攻势如此凶猛，心中实是不能不为葛南威暗暗担忧，担心葛南威最后的一招绝招，不知是否能够奏效？

令狐雍一扑过去，只觉一股热风扑面，火辣辣的竟然感到有占作痛。令狐雍侧转身形，哼了一声喝道：“你这小子捣什么鬼，捣鬼我也不怕！”

原来暖玉箫乃是一件武林异宝，从箫中吹出来的罡气，便可伤人。令狐雍的内功远远在葛南威之上，虽然不致受伤，但也不禁为之一窒。

葛南威朗声吟道：“平明寻白羽，没入石棱中！”口里吟诗，手中的玉箫当作剑使，已是如箭射出，使出了最后一招杀手绝招。

“林暗鸟惊风，将军夜引弓。平明寻白羽，没入石棱中。”这是唐代诗人卢纶写的四首《塞下曲》中的一首，写的却是汉代名将李广射石的故事。李广晚间出巡，在月黑风高的树林是误石为虎，一箭射去。结果把箭深的插入石头里。短短的四句五言诗，把李广的善射、勇敢和他过人的膂力都浓烈的浮现读者面前，堪称千古绝唱。

不过葛南威朗吟此诗，却是因为这四句诗，诗中的意境，正好和他所使的三招绝招相符。口里吟诗，手中出招，意境相

通，加强了绝招的威力。

第一句“林暗鸟惊风”，使的招数是“拨草寻蛇”。用于“惊神笔法”，则是以玉箫代替判官笔，探穴尖、找穴道。

第二句“将军夜引弓”，使的招数是“弯弓射虎”。玉箫左右开弓。这两招他刚才使出，一气呵成，“弯弓射虎”虽然未能戳穿敌人的琵琶骨，但“林暗鸟惊风”探穴不差毫黍，顺手跟着的一戳，却也点着了令狐雍的肩井穴。

他此际唱出的第三句和第四句“平明寻白羽，没入石棱中”，却是两句诗合起来，表示他这最后一招的威力的。

他这最后一招，命名就是“李广射石”。也正是三绝招中的画龙点睛之作！

只听得“噗”的一声，玉箫如箭，插进令狐雍肩头，把他左肩的琵琶骨插断了。

令狐雍厉声大吼，声若狼嗥，双掌齐推。葛南威跌出了三丈开外。

池梁连忙把他扶起，只见他面如金纸，“哇”的又是吐出了一大口鲜血。

结果是两败俱伤，葛南威伤得比对方还重。

但这样的结果，已是好得出乎池梁与葛南威的意料之外。要知令狐雍的武功本来就比葛南威高出许多，假如他不是先给点中穴道，又被暖玉箫吹出来的罡气窒了一窒，这最后一招，葛南威即使能够伤他，只怕也要给他的掌力震得立即身亡。

如今虽然是两败俱伤，但所限的十招却是用尽了。

令狐雍断了左肩的琵琶骨，厉声怒吼，状若狼嗥，喝道：“好小子，我与你拼了！”扑上前去，猛地又是一掌。

他断了左肩的琵琶骨，左臂已是不能发力，全身的气力都运到右臂上来。这一掌可说是他平生功力之所聚，比刚才双掌齐出，还要强劲几分，委实是非同小可！

但这招已经是第十一招了！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池梁早已把葛南威扶了起来，用自己身体掩护着他。挥袖拂出，喝道：“十招已满，你要再打，只有我来奉陪你了！”

距离五步之外，两段刚猛的力道碰在一起，发出郁雷也似的声响。池梁拖着葛南威踉踉跄跄的接连退出了六七步，方始稳得住身形；他的功力本来比令狐雍略胜一筹的，想不到令狐雍最后的一击威力竟是如此之大，心中也不禁骇然。

令狐雍倒是站在原地不动，但不过片刻，却见他身形晃了两晃，随即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他的功力本来不及池梁，何况是在受伤之后，硬拼的结果，当然只有伤上加伤了。

令狐雍情知瑞拼也拼不过池梁，只好颓然退下，心里想道：“我先是拖字诀，让他们暂且得意一时。”

池梁将早已准备好的一粒小还丹纳入葛南威口中，这粒小还丹是林逸士得自少林寺的方丈转赠与他的，他一把葛南威的脉，知道葛南威内伤虽重，心脉却未受伤，有这粒小还丹，料想可以保得住性命，于是放下了心，回过头来，朝着令狐雍冷冷说道：“十招已满，你说的话算不算数？”

郭师道上来打圆场道：“要令狐大人自尽，这似乎有点过分吧？如今令狐大人已经折了一条手臂，我看——”

池梁喝道：“你看怎么样？”

郭师道本来想说“我看就此算了吧”的，被池梁一瞪，吓得他连忙改口，讷讷说道：“我看是，是不是可以请池老先生另外划出一个道儿，大家以和为贵。葛少侠受了伤，我愿意替令狐大人赔汤药费。”

池梁冷笑道：“谁要你的臭银子，你别忘记，你是公证人的身份。倘若你自愿放弃这个身份，站在令狐雍这边，那很好，我就要你替他多付利息了。不过这利息可不是用银子付